

普通一兵

——馬特洛索夫——

著 巴 爾 儒 波
譯 英 廣 孫



普通一兵

—馬特洛索夫—

波·儒爾巴著 孫廣英譯



青年出版社出版

И. ЖУРБА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ДЕТГИЗ • 1951



普 通 一 兵

——馬特洛索夫——

著 者：波 儒 爾 巴

譯 者：孫 廣 英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北京鐵獅子胡同一二號



1952年8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16,000元
1 — 15,000 (京)



馬特洛索夫同志底偉大功績，
應當成爲紅軍中一切軍人在軍
人的勇敢和英雄主義方面的榜
樣。

約·斯大林





馬特洛索夫塑像（烏車季奇作）



馬特洛索夫同志底偉大功績，
應當成爲紅軍中一切軍人在軍
人的勇敢和英雄主義方面的榜
樣。

約·斯大林



目錄

一	金剛山	(一)
二	罌粟爲什麼開紅花？	(六)
三	第聶泊河上的燈火	(一八)
四	突然的轉變	(二三)
五	新家庭	(二九)
六	到星球去的路	(五一)
七	「困難，但是有趣味」	(六五)
八	「只有前進！」	(八一)
九	歷史課	(八六)
一〇	戰爭	(九五)
一一	女教員黎吉亞·烏拉謝夫娜	(一〇四)
一二	友誼	(一〇九)
一三	鍛鍊	(一一四)
一四	琳娜	(一二六)
一五	祖國在召喚	(一四一)
一六	步兵學校	(一四五)

一七	開往前綫	(一六〇)
一八	菲利車站	(一六九)
一九	需要最勇敢的	(一七六)
二〇	前綫的日常生活	(一九五)
二一	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們	(二〇五)
二二	進軍的道路上	(二一二)
二三	難民	(二二五)
二四	誰是真正的朋友	(二三二)
二五	來信	(二四八)
二六	偵察	(二五六)
二七	洛莫瓦特大松林	(二六四)
二八	誓詞	(二七〇)
二九	黑森林爭奪戰	(二七八)
三〇	救營長	(二八五)
三一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二九一)
三二	馬特洛索夫式的戰士們	(三〇七)
	譯後記	(三一四)

一 金剛山

由莫斯科到塞巴斯托波爾的急行列車，清晨在查波洛什車站上停下來。

阿克里米亞天然療養地去的興緻勃勃的旅客們一下子就把月台擠滿了。

車廂下的箱子底小門兒微微掀開了一些。誰也不會懷疑在這樣一個狹窄的工具箱子裏還會有旅客。在揭開的小縫裏先露出蓬亂的頭髮，隨着就伸出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子底頭，臉像黑人一樣黑，佈滿了灰塵，兩隻藍色的發光的眼睛小心地張望着。

他環顧一下，急忙由箱子裏跳出來，鑽到車下去。用袖頭擦一擦臉，要揩掉灰土，但臉並未顯得清潤些，不過睫毛上的灰塵向眼睛裏落得比較少了。

他走近又一輛車廂下的箱子旁邊，輕輕喊道：

「齊莫什卡，你還活着嗎？」

「活着呢，」箱子裏有人用很細的聲音說，「就是沒法子喘氣。塵土直向喉嚨裏灌。給點水喝，沙什克」。

「好吧，我去拿來。你可別爬出來，不然我們就要趕不上火車了。」

沙什克由車廂底下鑽出來，抖一抖衣上的塵土，向着太陽眨眨眼睛，就走去打水。夜裏他把自己的小朋友安置在箱子裏，因此他認為自己應該對他底需要和安全負責。至於齊莫什卡抱怨塵土，他却未放在心上。他目己一路上在這可詛咒的箱子裏也會被塵土噎得喘不過氣來。車輪可怕的轟隆聲和震盪，幾乎把他的眼睛震得要蹦跳出來。車廂底下猛吹的狂風好像就要把他吹出來丟到鐵軌上一般。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你幻想着幾乎要環遊世界，那麼即使有些不舒服也只好忍耐着。

夏季快過去了，冬季也不太遠了，兩個小朋友決定坐車到溫暖的克里米亞去。但是決定乘車，談何容易！他們連一文錢也沒有啊！

沙什克生在第聶伯羅彼得洛夫斯克城，很早父母就都死了。他的父親是個冶金工廠的工人，因為響應黨的號召，協助農民搞集體化，在偏僻的鄉下被富農殺害了。兩年後母親也死了。他由祖母撫養。祖母會講許多故事，常同他去看第聶泊河，給他講述祖父底事情（祖父活着時是第聶泊河上的領港員），並且盡她所能，照顧他在學校的學習。後來祖母也死了。

在烏拉爾什麼地方還有一個姨母，但是沙什克却從來沒看見過她。鄰人們把這孩子收留下來，準備把他送到兒童保育院去。

他十分希望能到處遊歷一番。他已經聽了和讀了許多關於那些發現新大陸的勇敢人們的故事。他想親身登一登高加索和帕米爾穿入雲霄的高山，看一看山巔的湖泊，和喀拉·庫姆大沙漠，大洋中的輪船，以及熱帶的

無法通行的池沼地帶的荒林。兒童的不可抑止的幻想和好奇心引誘他一心想去冒險和立功。

祖母死後不久，他就遇見了齊莫什卡、叔金、齊莫什卡生着滿臉雀斑，火紅的頭髮，很醜，但是却很靈活，像一條泥鰍似的，同他這樣人在一起絕不會有差錯。他一邊拼命地閃動着兩隻眼睛，一邊向沙什克講着在帕米爾底什麼地方的神祕的金剛山。他講得那麼誘人，使沙什克聽得出了神。

「我知道到這座金剛山去的秘密道路！我爺爺什麼都對我講過了！那座山底山洞裏的寶石那麼多，人們剛一點着火亮，立刻就會被那些彩色的發光寶石底光把眼照瞎。可是，我爺爺對我講過應該用什麼水洗臉，在那個山洞裏才不至於瞎眼……我們願意拾多少寶貝就拾多少，然後運到莫斯科來……我們把寶石交給政府，並講一講金剛山底情形。一切報上都將要登載關於我們的消息，並且印上像片！學者也就能夠帶咱們去作長途旅行了。那時我們什麼地方都去一去……。」

但是沙什克只不過是一個沒有爹媽的孩子，而不是一個善於追跡野獸的獵人……他不知道應該如何開始這個到金剛山去的誘人的旅行，也不知道途中吃什麼才不致於餓死。而且，民警也可能在任何火車站上把他扣留住。

然而，沙什克無論如何還是同他的朋友離開了自己家鄉的城市。於是他們的流浪生活便開始了。

沙什克一邊在月台上走，一邊左右張望着，並且貪婪地呼吸着新鮮空氣。他全身都被那狹窄的箱子壁碰傷了，並且很疼。口中又乾又苦。舌頭被鹽土弄得又乾又澀，像粗糙的呢子一樣硬。他沿月台走着，一邊享受着新鮮空氣，一邊想着自己這次艱苦的旅行，卻沒注意看人們。

突然有人喊他：

「沙什克，是你嗎？」

他轉過身去，立刻不知所措了。一個面孔黢黑的烏髮小姑娘，劉達·齊若娃向他迎面走來。他和祖母一起住的時候，曾和這小姑娘交好過，那時她家住在隔壁，他們常在一起玩耍和繪畫。這次相遇，使她很高興。她向來都喜歡這個直爽的、一點也不詭詐的男孩子。她的兩隻像成熟黑櫻桃的眼睛閃着喜悅的光芒。

「哈，沙什克，你怎麼弄得這樣……」她說了半截就突然不說了。

但是沙什克看她的眼色就明白：她是想說「這樣髒」。

於是他就不在意地看看她的雪白套衫和火紅的綢領巾。

這次意外會面使他很不愉快。他想，這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只能嘲笑他。他羞愧難當，並且怕會引起民衆的注意，因此就想跑開。但是劉達却問道：

「你也許是餓了吧？」說着就把一隻很大的甜梨遞給他，「給你拿去！」

沙什克底飢餓和梨底香味使他肚子裏翻騰起來。但是他却扭過身去說：

「去你的，我不餓。我也許連點心都吃夠了呢！」

「我一切功課都是優等，」劉達誇耀地說。

「我現在和同學們到阿爾切克少年先鋒營去。你不是優等生嗎？」

沙什克聽到她的話，幾乎把嘴都咧歪了。優等生！他覺得小姑娘分明是嘲笑他。他忍着即將迸出來的眼淚，並驕傲地將身子挺直說：

「你趕快到你的阿爾切克去，不干你的事就不要多嘴！」

突然，月台上一個像沙什克一樣滿身塵土的男孩子，像箭一樣地飛跑，一邊跑一邊喊：

「快逃跑啊！」

沙什克看見了民警和一個車務員正打開各車廂下的箱子，於是他也跑起來，並喊着：

「齊莫什卡，快爬出來！」

但是已經晚了。

車站上的鐘響了。人們急忙回到車廂裏去。火車開了。沙什克由倉庫後面看着開動的火車，心委屈得厲害：嗟，被丟下了。齊莫什卡怎麼辦呢？他是走了呢，還是被民警捉去了？

沙什克不敢再回車站，怕被捉去。那裏已經有一個流浪的孩子被民警扣住了。

現在這又飢又渴的好像風一樣到處盪蕩的沙什克到什麼地方去呢？顯然，無家的孩子在這裏無法生活。甚至已經把他餓得直心慌啦！到臨近的鄉村去也許好些？那裏也許能容易給些吃的。不然在菜園子裏或果園子裏也能弄點什麼吃。

他出了城，沿着第聶伯河岸走著。

二 罌粟（註）爲什麼開紅花

孩子信步走着，自己也不知向何處去。已經離城很遠了。第聶泊河底蔚藍的寬闊河面，幾乎是紋絲不動的。僅僅在河上閃着一道道銀白色的光。沿着河岸是一條羊腸小路。岸上高低不平，有的地方被水沖成許多溝，有的地方生着蒺藜和灌木叢。山邱上的羽茅草，像白色的冠纓一般，懶懶地點着頭。有時微風吹過烈日晒着的野草、艾蒿和鼠尾草的氣味。有時眼前現出一望無邊的草原，那草原一直消沒到地平線上顫抖着的灰白色煙霧中去。沙什克從前常幻想着這無邊無際的廣闊草原，查波洛什人和遊牧民族當初就會騎着自己耐勞的馬匹在這草原上像狂風一樣地奔馳。但是現在，孩子走在這廣闊無邊的草原上心中却極煩悶和孤寂。他想到齊莫什卡，並想到他現在怎麼辦，就很憂傷。

被烈日烤焦了的大地燙得赤足發疼。岸旁有許多小土井，看來是牧人們掘的。他屢次俯下身子，狠狠地喝那清涼的泉水。

（註）：罌粟俗稱大煙花。其花多半爲鮮紅色，亦有白、紫等色，甚美麗。——譯者

他彷彿更覺餓得難忍了。他試着吃草。最可吃的草是酸模（註一）底葉和兩種別的野草莖（註二）。但是現在已是夏末秋初，幾種可吃的草莖都硬了，像麻繩一樣，而酸模也很苦澀。

遠處田裏傳來了聯合收割機和割穀機的聲音以及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愉快的談話聲。但是沙什克却躲開人走：人們都流着汗，勞作着，要向他乞憐，就自覺慚愧。而且，恐怕他們也不會喜歡一個無事閑遊的人，尤其是在田裏收割正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想：還是回城裏去吧？

他忽然看見山坡下有一個大果園，沿着第聶伯河岸很寬一片都是果樹。疲憊不堪的孩子樂極了，急忙跑近了果樹園。他在一道很深的壕溝旁邊停了步，從茂密的山楂叢之間窺探着果園。他驚得發呆了。他眼前突然現出了彷彿神話中的奇觀，因此他當時像被釘住一般，張着嘴站着不能動了。那麼多的蘋果、梨、李子。他的眼睛都看花了。綠枝被很大的紅色果子壓得彎到地上去。園子裏吹過一陣涼風，送來了梨、蘋果、甜瓜、蜂蜜的香味。

他仔細聽了一下。很靜。只有蜜蜂嗡嗡叫着，蝴蝶也叫着，再就是偶爾有蘋果墜地的聲音。沙什克再也忍不住了，就由稠密的山楂叢做成的圍籬中擠過去，進到園子裏。急忙從地上抓起一個蘋果，開始嚼着。蘋果生蟲子了。他抱住梨樹一攪，就有十幾個梨落了下來。梨的外面是黃紅色，都掉在割過的草地上。他忙碌起

（註一）：俗名牛舌菜。

（註二）：書中提到兩種可吃的草名：Kynaps 和 Kozanov，辭典上說是白芷和波羅門參，但不敢確定其葉莖是否

可食，待考。——譯者

來：一面貪婪地吃着那些香甜多汁的果子，一面還放些到懷中去。

「站住，要不我就開槍！」忽然聽見了這樣一個嚴厲的喊聲。

一位白鬚老人，穿着麻布長襯衫，帶一頂大沿兒的麥稈帽，就在距他二十步遠的地方站著，槍口對着這孩子。

「你是誰家的？」老頭子問。

「誰家的也不是。」

「胡說，我知道你們這樣的東西。你有爹媽嗎？」

「沒有，我自己當自己的家。」

老者很驚奇：

「啊哈，這樣的當家人！你為什麼不哭呢？」

「不會哭，……老爺爺，放了我吧。我餓啦。」

「不要多費話。走，到那個守關人的小房去。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已經是被捕的犯人了，明白嗎？」

沙什克看到老年人很衰老，胆子壯了一些，就說：

「老爺爺，放了我吧，不然我也是要逃跑的。」

「你要跑，我就開槍。明白嗎，小伙子？」

「我怎能不跑呢？」

老人很喜歡這個大胆的孩子，同時看見孩子太可憐，老人底心就軟了。他想：「他一定是餓呀，像個沒奶

吃的小狗一樣」。

老年人有一種不可抑止的願望：他總想找談談，講一講自己在晚年所得到的新的愉快的感覺，但是却找不着和他談的人。老年人覺得驚奇的事，集體農民們早就不以為奇了。但是同這個無家的孩子却可以盡量談談。

「你聽我說，小子，你若是不逃跑，我就給你吃蜂蜜、甜瓜，以及一切你在這裏看見的東西，讓你吃個飽。我們不希望這點東西。我們什麼東西都多得。但是作賊的，像那些寄生蟲和雄蜂一樣什麼事也不幹的人，我們却要消滅掉，……走吧，到小房去。」

「您給我吃完東西以後，還怎樣辦我呢？真把我放了嗎？」

「我和你說一會兒話，就放你走。你相信我的良心，我一定放。你若願意，在這睡一宿也行。咱們燒一堆火，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我叫馬卡爾老爺爺。」

沙什克有些猶豫了。他想：老爺爺不是要把他送進保育院嗎？但是孩子餓得實在忍不住了。他由老爺爺押解着向前走，不住地向兩旁望着園中無數的鮮果，十分眼饞。

小房裏，在乾草上放着成堆的蘋果、梨、西瓜和一個切開的大甜瓜，露着很厚的粉紅色的多汁的瓜瓤。蜜蜂正圍着一個用毛巾蓋着的陶罐旋轉，看樣子罐裏一定是盛着蜂蜜。這一切東西的香味使他餓得頭都轉起來了。

老爺爺由掛着的布袋裏取出一塊小麥麵做的白麵包和一塊用白菜葉裹着的奶油，於是大餐就開始了。老爺爺果然在乾草上鋪了一條毛巾，並在上面為孩子擺了許多種水果和青菜。老爺爺又由大瓦盆裏找出幾條油炸鱒